

# 摩莎利亞



## CITY of HOPE

# 摩莎利亞

賀  
大  
偉

星空下，在卡達爾山區中，一群普西斯族人正圍繞著一堆營火在休息；一整天旅途的疲憊讓他們大部分的人都已進入了夢鄉。殘餘的營火正努力地在黑夜中綻放出最後的光和熱，微弱的火光隱約的照亮了一個隨風搖擺的人影，他就是即將成為普西斯族酋長的蘇柏亞。他獨自一人凝望著遠方的天空出神，望著滿天閃爍不定的星斗，他不知道自己的決定是否正確；而一想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種種遭遇，他的心中依舊是充滿了疑問，不知是否有解答的疑問……。

他不知自己是如何來到「摩莎利亞」，從昏迷中醒來時自己已是躺在一間陳設簡單的小木屋中的床上，四週圍繞著的是一張張陌生的臉孔與好奇的眼光。

「朋友，」站在他身旁的一個中年男子首先開口問道。

「你現在覺得如何？有沒有覺得什麼不舒服的地方？」

「我……我覺得很好，這……這裏是什麼地方？我怎麼會在這兒？你……你們又是什麼人？」面對眼前陌生的景象，他疑懼地問道。

「朋友，你不用害怕。」中年男子繼續以溫和的口吻說道「這裏是『摩莎利亞』，今天早上我們發現你躺在村外的山腳下昏迷不醒，所以就把你送到這兒來。我是村中的醫生，他們都是本村的村民。」

村民們或點頭或微笑向眼前的陌生人致意。

「『摩莎利亞』？昏迷不醒？……我怎麼一點印象也沒有？」

「大概是你還沒完全復原吧！」醫生繼續說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們不打擾你了，有什麼事，明天再說吧。夜裏如果有什麼需要，只要招呼一聲，就會有人來照顧你。」說罷，醫生向衆人使了個眼色，大家便安靜地退出了小木屋。

在所有的人都離開木屋後，他靜靜地打量著整間屋子；在昏沉沉的腦海中，他對剛才發生的事與眼前的景象毫無概念。望著空盪的木屋；只剩下從窗外透進的朦朧的月光和沉寂的夜。他不知這一切是夢境還是幻覺，漸漸地，他覺得四周的影像愈來愈模糊，直到他再度失去了所有的知覺。

晨曦如同往常般灑滿了整個村莊，將所有的陰暗均一掃而空。刺眼的陽光讓他再度恢復了知覺。等到完全清醒後，他認清了眼前的景象，證實了昨晚所發生的一切既非夢境更不是幻覺，他此刻正是在「摩莎利亞」。然而，一種莫名的恐懼此時卻在他的心中產生；他記得這裏是摩莎利亞，卻不記得自己從哪兒來？又為什麼會來這兒？換句話說，他對昨晚之前的事毫無印象；甚至，他連自己是誰也不知道。

門外響起了清脆的腳步聲，推門而入的是昨晚的醫生。醫生見到他醒了，臉上露出愉快的笑容，說道「朋友，

你醒了，你覺得好一點了嗎？」

「醫生，」他驚慌地回答道「我為什麼好像什麼都不記得了？」

「嗯？你不是還記得我嗎？」

「我的意思是我對昨天之前所發生的事一點印象也沒有，我不知道我從哪兒來，不知道為什麼會來到摩莎利亞，我……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誰。」他愈說神情愈顯得激動。

醫生皺了皺眉頭，接著以慣用溫和的語氣說道「你不要急，慢慢地想想看，你的親人、你的家鄉、你的……」

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真的什麼都不記得了。」他死命地搖著頭激動的打斷了醫生的話。「在我的記憶中，我的過去是一片空白。我好像是不曾存在於這個世界，怎麼會這樣？怎麼會這樣？……」他懊惱地抱住自己的頭，希望能從那一片空白中尋得一絲過去的痕跡。

醫生無奈地嘆了一口氣，道「我雖然是醫生，但是我也僅能醫好你身體上的病痛；至於你現在的問題，以醫生的立場來說，我也無能為力。不過你也不用著急，也許這只是短暫的現象；一段時間後，說不定你就可以記得你以前的事了。」

他的耳際響起一連串嗡嗡無意義的聲響，腦中卻依舊是白茫茫的一片；他分不清哪裏才是他來的路，更不知何處是他該去的方向。他沒有了可遵循的依據，只能像個孩子般徬徨無助地留在原地乾著急。

「年輕人，」迷濛中，傳來一低沉的聲音，喚醒了他的幻境；白霧漸散，眼前的景象依舊是空盪的木屋，只是不知何時醫生已離開，而多了一位陌生人站在屋中定定地望著他，堅定的眼神讓他渾然不知所措。

「年輕人，你不用緊張，我是摩莎利亞的村長米希歐。剛才醫生已經把你的情況都告訴我了。」米希歐停頓了一下，繼續說「你不用懊惱，也許是神的安排讓你遺忘了你的過去，並且指引你來到這兒開始你的新生活。」

「不知道我是犯了什麼過錯，才會遭到神如此的懲罰。」

「忘記過去一切的煩惱，也許是神對你的恩賜。」

「恩賜？我只覺得自己像是個遭人遺棄在深山中的孤兒，一切對我而言都是如此的陌生，而我自己卻是一片空白。」他沮喪地低下了頭。

「年輕人，不要灰心。你雖然遺忘了你的過去，但是你還有長遠的未來，不要因為你現在的遭遇就對未來絕望。只要你在摩莎利亞，你就一定可以找到希望。這樣吧，如果你願意的話，在你未想起你的過去以前，你就留在摩莎利亞吧！」

他默默地點著頭接受了這樣的一個安排。

「留在這兒，你需要一個名字。」米希歐低頭想了一會，說「就叫『尤斯弗爾』吧！」

「『尤斯弗爾』？」他抬起頭來以困惑的眼神望著米希歐。

「是的，是神將你帶到摩莎利亞，對摩莎利亞的村民來說，你就是神派來的特使，所以你就叫『尤斯弗爾』。」

「神的特使？」他苦笑著。

米希歐繼續說道「尤斯弗爾，你就住在我那兒吧！我的女兒伊絲娜會很高興多你這一個朋友的，全摩莎利亞的村民也會很歡迎你的加入；而摩莎利亞也就是你，尤斯弗爾的家。」

夜裏，尤斯弗爾一個人獨自在星空下徘徊。望著看不到盡頭的星空，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也曾這樣凝視著星空；此刻，他覺得自己的過去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樣，是那樣的捉摸不定，那樣的遙遠……

「你也喜歡看星星嗎？」身後傳來伊絲娜的聲音。

「喔……不，我只是睡不著，出來隨便走走。」他不經意地回答著。

「你知道嗎，在傳說中，天上的每一顆星星都代表著人們的希望，它們高高地掛在天上給人們奮鬥的勇氣和力量；每當流星出現時，就是一個希望實現的時候。」伊絲娜望著星空喃喃地說著，眼中閃爍著和星空一樣的光芒。

「尤斯弗爾，你的希望是什麼？」伊絲娜突然轉過頭來望著尤斯弗爾問道。

「我現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我能早一天找回我自己。在我還不知道自己是誰之前，一切對我而言都毫無意義。」尤斯弗爾淡淡地回答著。

「你為什麼要這麼想呢？」伊絲娜望著尤斯弗爾說道「最初，我們的先人為了他們的理想，他們離開了家鄉，拋棄了過去的一切，經過千里的跋涉，他們來到這兒，建立了這個村莊，重新開始他們的新生活，過著他們想要的生活。在這裏，他們建立了新的希望，所以他們將這兒取名為『摩莎利亞』，意思就是『希望之城』。他們希望後代的子孫都能在摩莎利亞，找到新希望，並且活得有自信，活得快樂。我們從不知道我們的先人來自什麼地方，而我們所謹記著的，是先人留給我們的『摩莎利亞』。我們關心的是現在和將來而不是過去，因為在這兒，人人都可以有新的希望、新的開始……，只要你願意。對於你，尤斯弗爾，我們不知道你過去是誰，我們所認識的你，是在摩莎利亞的尤斯弗爾；對我們而言，尤斯弗爾就是你，這不會因為你的過去而有任何的改變。」

尤斯弗爾靜靜地聽著，他凝視著伊絲娜的目光，看到伊絲娜眼中的自己，也看到尤斯弗爾眼中的伊絲娜。

正如伊絲娜所說，摩莎利亞給了人們一個新的開始，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因此而擺脫過去的種種。

一天晚上，摩莎利亞來了一群陌生人，他們是普西斯族族人，為首的是普西斯的巫師多摩爾；一群人乘著夜光朝米希歐的家中走去。

米希歐對於普西斯族人的到來感到異常的意外。只見多摩爾不急不緩地說道「我們的族人原本是居住在遙遠的天邊，但在二十多年前，我們的族人遭到外族的攻擊，於是我們的酋長便帶領我們的族人流浪到附近的山區定居下來；但是在混亂中，酋長還抱在懷中的兒子蘇柏亞卻因此而失蹤。二十多年來，我們一直不斷地向神請示，四處尋找，希望能有他的下落，但是都沒有結果。不幸的是，我們的酋長在不久前病逝，所以我們更 بحاجة找到蘇柏亞來繼續領導普西斯族人，否則普西斯族將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場嚴重的內鬥之中。」多摩爾停頓了一下繼續說「所幸，天神畢竟還是沒有遺棄普西斯族人；在最近的一次祭神大典中，神終於給了我們明確的指示。神指示我們，在日出方向的希望之城，神的特使將是我們的希望。所以我們特地來到希望之城『摩莎利亞』，尋找神的特使『尤斯弗爾』。」

「我……」尤斯弗爾指著自己驚訝地望著多摩爾。

「我們相信尤斯弗爾正是我們所找尋失蹤多年的蘇柏亞，因為只有他才有資格做普西斯族的酋長，使普西斯人免除一場爭鬥。」

「你是說我是普西斯族人？」尤斯弗爾愈聽愈無法相信。

「我們相信你是的，因為我們真的在摩莎利亞找到了你，而神是不會欺騙普西斯族人的。」多摩爾堅定的說。

尤斯弗爾困惑地望著米希歐和伊絲娜，多摩爾的出現讓他更加認不清自己是誰。

「蘇柏亞」多摩爾繼續說道「回到普西斯族人的世界吧，你並不屬於摩莎利亞，況且普西斯族還有責任在等著你。」

「是的，我是不屬於這兒。」尤斯弗爾說道「曾經，在我對自己的過去一無所知的時候，摩莎利亞給了我一個依靠，讓我有了一個新的開始。而現在我卻又突然之間便成了普西斯族的蘇柏亞，這難道就是我的命運嗎？還是天神在戲弄我？」尤斯弗爾望著米希歐和伊絲娜，停頓了一會兒繼續說「……如果這真的是神的旨意，我就不應該再留在這兒。」

尤斯弗爾下定決心後便望著米希歐和伊絲娜說「我會永遠記得摩莎利亞給我的一切；我不曾帶任何東西來到摩莎利亞，我也將不帶走任何東西。再見了，米希歐、伊絲娜，我的朋友；再見了，摩莎利亞；……再見了，摩莎利亞的尤斯弗爾。」

「蘇柏亞，蘇柏亞」多摩爾的聲音將蘇柏亞拉回到卡達爾山區中。

「蘇柏亞，你又再想摩莎利亞的事了？」

蘇柏亞依舊望著星空，說道「摩莎利亞的生活是我對自己僅有的認識，也是我目前唯一的回憶。我曾經因為失去我的過去而來到陌生的摩莎利亞，而現在當我找到了我

自己時，我卻感到更加陌生。」

多摩爾說道「你過去是普西斯人，將來也還是普西斯人。摩莎利亞的生活不是你所應該有的生活。忘了它吧！在普西斯，你才有過去和未來。……好了，不要想那麼多了。在明天晚上月亮升起來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回到普西斯族的聚居地了，那裏才有應該屬於你的生活。」

望著多摩爾的目光，蘇柏亞看不見自己，只見到山中黑寂的夜。

在清晨的朝陽下，普西斯族一行人又繼續朝著日落的方向前進。在接近傍晚時，一群人已來到普西斯族人聚居的山腳下。多摩爾面露喜悅的神情向蘇柏亞說道「我們就要到了，只要過了這個山頭，我們就到家了。」

正當一行人欲再前進時，一個普西斯族人裝扮的人影突然從樹叢中跌撞出來，見到多摩爾便高喊「多摩爾巫師，多摩爾巫師，不好了。亞士的起反了，現在部落中一片混亂；他還帶了人準備往日出的方向去追你，只怕就要快追過來了。」

多摩爾聽了，如洩了氣般的跌坐在地上，撻著地，懊惱地叫著「太遲了，我害怕的事還是發生了。」

蘇柏亞在一旁聽得一頭霧水，不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便問多摩爾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亞士的又是誰？」

多摩爾不理會蘇柏亞的追問，只自顧著仰望著天說「天上的神，請告訴我，我這麼做難道錯了嗎？」說完又低頭不語。

過了一會兒，多摩爾抬起頭來對蘇柏亞說「蘇柏亞，不，尤斯弗爾；很抱歉，我不應該將你捲入我們族人的這場紛爭中。」他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「是我欺騙了我的族人，也欺騙了你。你並不是普西斯族人，更不是我們所要找的蘇柏亞。」

多摩爾的話一出，所有的人都感到十分震驚。

「多……多摩爾，你在說什麼？」蘇柏亞以顫抖的口吻問道。

「亞士的是我們族中最勇敢的戰士」多摩爾緩緩地說「他對二十多年前普西斯人遭外族攻擊而逃亡的事也一直心有不滿。所以，他一直想取代老酋長而成為普西斯的酋長。但是根據普西斯族的傳統，只有酋長的兒子才可以繼承酋長的位置；而如果酋長沒有留下兒子，則由他所指定的人繼承。可是，現在老酋長還沒有來得及指定繼承人就突然去世。所以為了防止族內的爭鬥，我們唯一的希望就只有蘇柏亞。但是要找到一個失蹤二十多年的嬰孩，談何容易？就在這個時候，一個族人告訴了我有關摩莎利亞的尤斯弗爾的一切。於是我便在祭神大典中，假借神的旨意，告訴族人尤斯弗爾就是我們所找尋的蘇柏亞。可是沒想到亞士的他居然敢……現在……一切都太遲了。」

尤斯弗爾一把抓起多摩爾，咆嘯道「你為什麼要這樣做？你又怎麼可以這麼做？」

多摩爾摔開尤斯弗爾的手，道「我這麼做，完全是為了讓我們的族人免去一場爭鬥。而你，尤斯弗爾，也將成為普西斯的酋長。對你而言，做摩莎利亞的尤斯弗爾和普西斯族的蘇柏亞並沒有什麼差別；而這個秘密也將不會再有人知道。」

「也許……是因為我假借神的旨意而冒犯了神，使得神要給普西斯族這樣的災難。天意，一切都是天意；普西斯族人注定不能免除這一場災難。」多摩爾繼續說「現在，……尤斯弗爾，你快走吧！普西斯族人的災難由普西斯族人自己承擔。走——！」

尤斯弗爾呆立在原地，他的思緒已經混亂到了極點。隨著多摩爾最後的一聲長嘯，他無意識地奔向樹林。這一切都只是一個騙局，而他自己只是命運之神掌中的玩偶，他奮力的向前奔跑，想要擺脫掉這一切；他不想成為任何人，只想做他自己。不知不覺地，他已奔至一懸崖處。

一切又回到了起點，他不是普西斯族的蘇柏亞，他依舊只知道自己是摩莎利亞的尤斯弗爾；但是尤斯弗爾又是誰？

突然間背後樹叢中傳來了沙沙的聲音，回過身來，身後已多出了十多名普西斯族人裝扮的大漢，每個人的手上均握著武器。

「你就是多摩爾所找到的蘇柏亞？」為首的一人開口問道。

「你是亞士的？」

「哈哈！看來我沒找錯人。」亞士的狂笑道「只有勇敢的戰士才有資格做普西斯的酋長；除了我亞士的，沒有人有這個資格，包括你，蘇柏亞。」亞士的以冷峻的語氣繼續說道「普西斯人不能再受到外族的欺負；而你，早該在二十多年前就為普西斯族人受辱而死的人，更不應該在今天又回來。」說完，亞士的拉滿手中的弓，蓄勢待發。

「我是蘇柏亞？我是嗎？你們每一個人都知道我是誰，就只有我不知道我是誰；我是普西斯的蘇柏亞？我是摩莎利亞的尤斯弗爾？可是蘇柏亞是誰？尤斯弗爾又是誰？你們告訴我？你們告訴我呀？也許，我不是任何人，也不屬於任何地方；我不應該來到這世界，尤其不應該以錯誤的身份來到這世界；只有在沒有人知道我的地方，我才會知道我是誰。」他近似歇斯底里地狂嘯道。

亞士的不明白他在說什麼，便大喝一聲「去你該去的地方吧！」話一說完，手中的箭也自弓中飛奔而出。呼嘯的風聲刺穿了他的胸膛，鮮紅的血液自他的體內忿怒的竄出；他的身體向後傾斜後開始向下墜落。他想起了米希歐、依絲娜和摩莎利亞……。

滿天的星光照亮了他呆滯的目光，和掛在嘴角僵硬的微笑。

